

第五十六回 宴賓客李府設華筵 撒嬌癡阿姐鬧標勁

話說寶珠取過籌筒，順手掣出一技，乃是李謫仙醉草《清平調》，下注上座者為玄宗、楊妃，並坐為高力士，玄宗親手調羹，貴妃進酒，力士脫靴，謫仙飲三杯，力士問他愛的是酒麼？吃了酒能做詩麼？做了詩，還要飲酒麼？吃醉了，還吃不吃麼？每問一句，答一句詩，說不出來罰酒。

寶珠笑道：「好累贅。」眾佳人笑道：「只怕難住你了。」金鈴道：「我是玄宗。」對紅鸞道：「你做妃子了，我們有例可循。」寶林道：「大妹妹今日注定作妃子了。」眾佳人一笑，金鈴道：「我是玄宗。」倒了半碗湯，調涼了遞給寶珠，紅鸞過來，敬了三杯，寶珠都飲乾。銀屏笑道：「待奴婢來脫靴。」就低頭將寶珠一隻金蓮握在手中。寶珠道：「這樣使勁，捻得人怪痛的。」銀屏笑道：「好個女學士，這對尖尖金蓮，不盈一握，真個香溫玉軟，我見猶憐。張君瑞定過價，足值一千兩碎金子。」

寶珠道：「不勞過譽，快些問罷，我的腳怕疼，受不起你捻。」銀屏問道：「你愛的什麼酒？」寶珠答道：「我愛的是——葡萄美酒夜光杯。」銀屏問道：「你吃了酒能做詩麼？」寶珠答道：「我怎麼不能？——石上題詩掃綠苔。」銀屏問道：「你做了詩，還能吃酒麼？」寶珠答道：「怎麼不能？——但使主人能醉客。」銀屏問道：「你吃醉了，還吃不吃呢？」寶珠答道：「吃醉了還是要吃的，——一樽聊為晚涼開。」

眾佳人齊聲大贊道：「真好心思，而且敏捷，我們不能不拜服。」寶珠也甚得意，到謙了兩句。翠鳳抽了一枝清夜遊昭君出塞，下注彈琵琶一套，唱曲子一支，上座為煬帝，蕭後賀三杯。這些樂器早已預備現成，送上琵琶，金鈴道：「我今天皇帝做夠了。」對紅鸞笑道：「又要借重做皇后了。」紅鸞道：「此刻輪不到我，派二姐姐了。」寶珠道：「籌上是上座，我是對席，怎麼是我呢。」紅鸞道：「我們是開席坐的，你雖是對席，卻是二席，你不信，問大姐姐。」寶林道：「妹妹不必強，難逃公論。」

寶珠只得依了，同金鈴賀了酒。翠鳳年輕面嫩，彈了一會琵琶，一句唱不出口，臉漲得通紅，眾佳人，發笑。寶林道：「他實在為難，誰代他唱罷。」就喚了彩雲過來。眾人還不肯依，寶林道：「罰他一杯酒就是了。」彩雲唱「出塞上一枝山坡羊」，眾佳人道：「好！本地風光。」寶林道：「派我來了。」手裡掣口裡叫道「好的」，看籌，是眾嬌娃剪彩為花，下注用「剪彩為花」四字流觴，集《毛詩》兩句，說並頭、葉底、參差、同心、連理並蒂各花名，合席賀雙杯。寶林笑道：「好雖好，就是費心些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二月春風是剪刀——二妹妹吃酒。」寶珠飲了一杯。

寶林隨口說道：「身無彩鳳雙飛翼——大妹妹吃酒。」紅鸞笑道：「二妹妹支派到大妹妹的，姐姐太象意了，也想想這個彩字，是不是還要人吃酒呢？好好替我罰一大杯。」寶林笑道：「一點不得放鬆，真正利害。」又說道：「花為四壁船為家。」金鈴、寶珠各一杯。寶林道：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金鈴又飲了一杯。

寶林先說：「並頭花了……」眾佳人道：「自然。」寶林道：「長髮其祥，春日載陽——長春是個並頭花。」眾人贊好道：「長春二字，妙出天然。」寶林道：「伐木丁丁，其香始升——丁香是葉底花。」眾人道：「果然是個葉底花，我們恭賀一杯。」寶林笑道：「我說得好，派你們賀，為什麼倒罰起我來了？」

眾佳人笑道：「何嘗是罰，不過替你助興。」寶林只得飲了。又說：「春日遲遲，芄蘭之葉——春蘭是個參差花。」接著說道：「日居月諸，有齊季女——月季是個同心花。」眾佳人笑道：「他是那是想來的？這般敏捷！」紅鸞道：「這令你們行過幾次了？」公主道：「還是頭一回，前日大姑老爺在雲府拿回來的，就是張山人新作出來的。」

寶林又說道：「南有樛木，萑茶如飴——木萑是個連理花。我說完了，你們賀酒罷。」紅鸞道：「又要罰了。」寶林道：「我沒有說錯什麼。」紅鸞笑道：「你說完了麼？」寶林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寶珠道：「姐姐還有並蒂花沒有說呢。」寶林道：「被你們鬧昏了。」又想了想說道：「朝宗於海，蔽芾甘棠——海棠是個並蒂花。」

眾佳人個個歎服。金鈴問道：「大姐姐，《詩經》上可有三個字的花名麼？」寶林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吁嗟乎騶虞，西方美人，南有樛木，贈之以芍藥，這都是並蒂花。」金鈴道：「虧姐姐想得到。」寶珠道：「並蒂花多呢，我還有兩個：既見君子，吉日庚午。亦孔之將，彼黍離離。」

寶林愁然不樂道：「園亭酌酒，姊妹論心，歡會正長，為何說出將離二字？」寶珠雙淚溶溶，低頭不語。眾佳人見這光景詫異。銀屏忙陪笑道：「我們替大姐姐賀令，大家都吃兩杯。」紅鸞又故意打趣，笑道：「大姐姐真是個狠人，順口講了幾句白話，就教合席吃酒，我們這些小妹子真弄你不過。怪道我哥哥被你制服得一強都不敢強。」

寶林才有點笑容道：「你替他出氣麼？」銀屏笑道：「你不是替大姑爺出氣，倒是替他加罪。」眾佳人大笑。金鈴道：「我算算，今天席上有幾個狠人？」紅鸞道：「真狠人只有三位。」寶林道：「人都有點子間威，只有我二妹子是個可憐人。教我去一天，也不能相處。」銀屏道：「這話是真的，我不是唐突大姐姐，你們二位，換了轉兒就好了，我們那個哥子，我就很不如意。他在家裡，我為二姐姐，沒有同他大鬧過嗎？我只恨二姐姐沒有算計。」

說著，對公主啾啾嘴道：「要把瑤姑娘帶去，也振作多少威風。」寶林歎道：「我姊妹當日何嘗不計及到此？然而難呢！他是顧的家裡，筠兒這東西，不是你兩個，還了得嗎？」紅鸞笑道：「世上女人總是象你三位，男子還過得日子麼？個個人都要掛印了。」金鈴笑道：「怪道做元帥的掉了轉兒，還是怕呢。」

眾佳人說說笑笑，用了些點心散坐。紅鸞就拉了金鈴到內閣下棋，寶林在旁替金鈴指點。紅鸞道：「你兩個下我一個，就贏了也不算本事。」金鈴道：「我就不要人指點，也贏得你。」

寶林大笑，就同寶珠在一旁談心。銀屏在石欄釣魚，翠鳳同公主折了許多柳枝，在大橋石墩上編花籃兒。彩雲、紫雲立在個小亭前，敘一番的契闊。寶珠同姐姐說了一回家事，起身道：「我到娘房裡去去就來。」喚了紫雲進內，隨身的一群丫環婦女，都跟在後面。

眾佳人頑耍，看看時刻已有夕陽西下之時，寶林道：「請家裡去坐罷，晚間園中不甚便當。」紅鸞道：「二姐姐呢？」寶林道：「他先進去了，在娘房裡呢。」眾佳人攜手入內，一路上衣香鬢影，意綠情紅，穿過了好些雕欄畫檻，一路往內房。此時手裏到樓下

三進來，就在內外看了一遍。金鈴笑道：「不是這個金屋，也不能貯姐姐這個阿嬌。」寶林笑道：「看你是個老實人，也會說笑話。」銀屏道：「他倒是老實話。」

眾佳人又到兩個套房裡，同暗房裡都看到了。出來坐下，著丫環前面去請寶珠。少刻丫環回來說道：「二小姐怕遲，先回去了。」寶林聽了，長歎一聲，淒然無語。眾佳人個個點頭歎息。紅鸞道：「也怪不得他，氣是難受呢！今天早上就不願意他來，不知怎樣商議才得來的。」金鈴道：「我哥哥未當不歡喜他，有時當個寶貝似的，有時又去尋事他。二姐姐倒都是這個樣子，寵辱無驚。」

銀屏道：「你們聽將來有笑話鬧呢！我家這一位，發過幾次狠了，他性子比火還烈，野蠻非常，雖攔他不聽。況且他這兩位姐姐，比娘還尊敬，只怕明日要鬧到叩閭而後止。」說著自己失笑了。」寶林道：「我的妹子不中用，硬掙不來，有話又不肯家來講，我所以不替他出氣。」紅鸞道：「大姐姐這話錯了，這樣正是他的賢慧。論他的身分兒，還怕誰？此刻如果強起來，人未必不說現成話。」銀屏道：「正是，久已就有人料他不安其室。」寶林道：「圖個賢慧虛名，不知受多少委屈！」心裡很不快樂，草草請客上席，用了晚飯，各散。

再說寶珠回去，幸喜文卿尚未回來，寶珠心裡才安，就到上頭，走了一走，進房更衣。晚間文卿到家，也沒有深問，就含糊過了。三月內劉相疾故，許月庵入閣，李榮書推升吏部，未免又有一番慶賀。四月初一是李夫人壽辰，寶林一早打扮齊整，按品級大妝，約了銀屏、翠鳳、公主一同到李府來，金鈴迎接進內，拜了壽。少刻就有女客來到。紅鸞也回來了，夫人問道：「你二姐姐為何不同你一齊來家呢？」

紅鸞皺眉道：「只怕今天不得來。」夫人道：「怎樣？」紅鸞道：「大老爺不答應。」夫人道：「為什麼不答應？」紅鸞道：「大老爺是這個脾氣，從來不願意他出來。」夫人道：「沒有的話。」吩咐僕婦去請。少刻回來說：「二姑奶奶來不成，今天有事呢。」夫人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僕婦道：「是這麼回的，奴才也沒有敢問。」夫人道：「胡說！有何要事，連個舅母生日都不教回來！替我再去接，同他太太講，說我的意思，一定請小姐呢！」僕婦又去，依舊空回。

夫人道：「怎樣？」僕婦道：「紫姑娘出來說，小姐今天萬不能來，改日補祝罷。」夫人道：「到底今天有甚事？」僕婦道：「奴才在外間，聽見姑老爺好像罵人似的。」夫人道：「你聽見小姐講什麼？」僕婦道：「沒有聽見小姐開口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教你上去對他太太講的呢？」僕婦道：「紫姑娘擋住，不許我上去，又趕我快走。」夫人搖搖頭，歎了一口氣。

寶林見他往返幾次，都沒有開言，此刻激成十分大怒，蛾眉倒豎，鳳眼斜睨，捲起大袖子，指環腕釧，叮璫亂響，厲聲道：「我妹子賣給他家的嗎？太不是東西！他少要糊塗。難道我姓松的受人欺負過不成？他家也打聽打聽，諒他家幾個芝麻官兒，我松、李兩家，還拚他不過麼？那種不盡情的人家，如此混帳，令人嘔氣，今天偏要接定了。」一片聲教進去請二少爺來。

寶林怒極，也顧不得金鈴、銀屏的禮面，夾七夾八的發作一場。夫人見媳婦動怒，一句不敢阻攔，反在裡面助興，連忙附和道：「我們大姑娘說話，一點不錯，真是氣人不過。他家現有姑娘在我兩家，我們這般好，不講禮嗎？最好教筠兒去接，不然就教我們老爺同他老爺子講講去，太以勢欺人了！他家也有兩個耳朵，我們大姑娘從小到此，如今誰敢逆他一點子？今天引動我們大姑娘生氣，只怕他沒有分兒要了。」

銀屏唬著了，忙趕緊止住僕婦，不必出去，就對寶林陪笑道：「大姐姐真正別生氣，我哥哥實在不好，我明天同娘說，告訴爹爹，總教我大姐姐過得去。我明天替舅太太做生日，請二姐姐回來，樂一天，何必定要今日呢？如果教了他去，有許多不便，他性子本來燥烈，又是奉大姐姐的命，還怕誰呢？我哥哥又是個不知事的，只一去，頃刻就鬧出亂子來了。」

寶林道：「我也不管！」銀屏道：「好姐姐，看妹子面上，給妹子留點地步，明日二姐姐不回來，聽大姐姐處置。」夫人也勸道：「這原是件難事，從來說打不斷的親，孩子要在人家過日子呢，我勸你就些罷。」金鈴道：「不怪太太、大姐姐生氣，真是令人過不去。我妹子的話不錯，明天我也回去，連娘都不得作主，定要告訴爹爹呢。況我二姐姐，那一件配他不過？凡事又千依百順的，我哥哥真個不知道好歹！」翠鳳道：「我看倒不必胡鬧，反替二姐姐加罪，就接回來一天，也不能不放他家去。」

寶林冷笑道：「我就不放他家去，人又能奈我何！難道我家還養活不起他嗎？也還不致於要兄弟給他飯吃。他這幾年，也曾替家裡掙些家私呢。」紅鸞瞅了翠鳳一眼，說道：「那裡來這些閒話，不是火上添油嗎？不會說話，少要多口。」又對寶林陪笑道：「小孩子家不知事，說出話來又好氣又好笑，大姐姐不要理他。」

夫人生怕媳婦生氣，忙說道：「翠兒也不小了，還這麼糊塗，一點不顧大局。」翠鳳被眾人說得滿面桃花，走了開去。這裡眾人齊聲勸解，寶林氣略平些。只見墨卿、蓮波陪了又庵進來拜壽。眾佳人迴避，不知進來怎樣，且看下文分解。